

史記評林

五

特56

3

國立中央圖書館			
五	四	二	
○	四	三	九函
册	號	架	

第一千六百九號

史記評林卷之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周本紀第四

明治十九年五月七日文部省發行

周后稷名存

正義曰因太王所居周原因號曰周

母有郃氏女

正義曰郃天來反亦作釐同說文云

曰姜原

韓詩章句曰姜姓原

欣然說欲踐之

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以為不祥

棄之隘巷

踐徙置之

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弃渠中冰

字之誕

真之平林會伐平林誕

真之寒

冰鳥覆翼之是其事也

會丁巳

平林

按史通云姬自
后稷至于西伯
爵乃諸侯而名
諫本紀合以西
伯以上別作周

按自處通云周
者至也家也道
德淵密無所不
至也

胡一桂曰后稷後
世王天下殷商
附會其說不知血
氣之類來施母生

聖愚所同也何必
有詭譎誦誕之事
然後為聖且賢哉

張之象曰前詳敘
弃之之事從容委
曲文勢舒緩未復

會丁巳平林

著初欲弄之一語
接下因名曰弄則
文勢緊峭有力
凌約言曰詩人之
意亦止因稷之名
奔故為此詩以見
天命之隆正與玄
鳥生商同旨

楊慎曰嘗見呂梁
碑所載后稷生台
鹽台鹽生叔均叔

均而下數世始至
不窋不窋下傳季
歷猶十有七世而
太史公作周紀拘
於國語十有五王
之說乃合二人為
一人又刪縮數人
以合十五之數不
知國語之說十五
王皆指其賢而有
聞者非謂后稷至
武王千餘年而止
十五世太史公亦
迂哉

凌約言曰太史公
始紀后稷曰民皆
法則之繼紀公劉
則曰復修后稷之
業百姓懷之紀古

地言只言評本

卷四

仙牙音痛

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

初欲弄之。因名曰弄。正義曰古史考云弄帝嘗之

也。弄為兒時。乞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

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

稽焉。正義曰種曰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弄為

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弄黎民始飢。徐廣

文尚書云祖飢。故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弄於郃。徐

此作始飢。祖始也。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弄於郃。廣

日。今釐鄉在扶風。○索隱曰。即詩生民曰有郃家

室是也。郃即釐。古今字異耳。○正義曰。括地志云

故釐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縣西南二十二里。古

郃國。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嫄祠。毛萇云。郃姜

嫄國也。后稷所生。堯見天因。號曰后稷。別姓姬氏。

禮緯曰。祖以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

德。后稷率。山海經曰。黑水青水之間。有廣

三萬里也。子不窋立。索隱曰帝王世紀云后稷納姑氏

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不窋親

奔之子。至文王千餘歲。唯十四代。亦不合事情。○

正義曰。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

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毛詩疏云。虞及夏

殷。共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

數十。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

入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也。不窋末年夏后

氏政衰。去稷不務。韋昭曰夏太康失國廢稷之官

稷不務。此云去稷者。是太史公恐弄是后稷之名。故變文云去也。言夏政衰。不窋去稷官。不復務農也。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正義曰。公

曾丁巳平木

卷四 周本紀

二

漆沮度渭

公則曰後修後稷
公劉之業國人皆
戴之旁國亦多歸
之紀公季則曰修
古公遺道諸侯順
之紀文王則曰遵
後稷公劉之業則
古公公季之法士
以此多歸之蓋往
歸之皆往歸之諸
侯皆來決平紀武
王則曰修文王緒
業諸侯不期而會
盟津者八百諸侯
兵會者車四千乘
諸侯畢從武王百
姓咸待于郊見周
家世德相承人心
周結以培八百年
之基業有如此
按周紀當作二
大截者前一截
曰修後稷之業
曰修後稷公劉
之業曰修古公
遺道曰遵後稷

公劉之業則古
公公季之法曰
修文武緒業曰
遵文王曰申告
以文武之所為
曰宣告以文武
之業曰法文武
成康之遺此八
節關鍵詳西周
之所由盛後一
截曰政由方伯
曰齊桓公始霸
曰賜齊桓公為
伯曰賜晉文公
為伯曰秦獻公
稱霸曰致伯于
秦孝公曰秦惠
王稱王諸侯皆
為王此七節關
鍵詳東周之所
由衰

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木為用也括地志云
幽州新平縣即漢漆縣也漆水在岐州普聞縣東
岐山漆水
東入渭
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
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
樂思其德索隱曰即詩大雅
公劉卒子慶節立國

於幽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幽亭○索隱曰
幽州新平縣即漢漆沮縣
詩幽國公劉所邑之地也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
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險立索隱曰世本作檢○

非卒子高圉立宋忠曰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
之○索隱曰世本云高圉侯倅

高圉卒子亞圉立系本云亞圉雲都皇甫謐云雲
表曰雲都亞圉弟按如此說則辟
方侯倅亦皆二人之名實未能詳亞圉卒子公叔

祖類立索隱曰世本云太公組紺諸蓋三代世表
稱叔類凡四名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

諸蓋字叔類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
父復修後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

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
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

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此何異
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

私屬遂去幽渡漆沮徐廣曰水在杜陽岐
山杜陽縣在扶風

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山在雍州好時縣西北十八
里鄭玄云岐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陽西

北臨河其西當岐山東止於岐下徐廣曰岐在扶
北自幽適周當踰之矣

南有周原皇甫謐云邑
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幽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

曾丁巳平水
卷四
周本紀
三
參天官

按吳越春秋云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張之象曰太姜固太伯虞仲季歷母也此獨曰太姜生少子季歷者蓋季歷取太任婦姑相繼故下以賢婦人一句結之

王荃曰荆人來聘已書之經何言素諱作正義者其未讀春秋乎

楊慎曰據太史公書契至湯十三世后稷至文王十四世天稷契同時而

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

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

居之徐廣曰分別作五官有司禮記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民皆歌樂之頌其德即詩頌

云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也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

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正義曰國語云齊許申

之後太姜之家太姜季歷娶太任列女傳曰太姜

太王之妃王季之母正義曰國語云擊時二國任

任擊任氏之中女○正義曰國語云擊時二國任

姓虞仲仲虺之後太任之家太任王季之妃文王

母也皆賢婦人正義曰列女傳云太姜太王娶以為

順率導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

太姜遷徙必與太任王季娶以為妃太任之性端

壹誠莊莊維德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

淫聲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子而生文王此皆有

賢行伏後西伯受命之君也生昌有聖瑞正義曰尚書帝命

也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鄼止

于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

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不枉不敬則不正

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

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

不仁守之不及其世此蓋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

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

亡如荆蠻正義曰太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五

見存而云亡荆蠻者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

地屬秦秦諱楚改曰荆故通號吳越之地為荆及

北人書史加云文身斷髮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

鬻勢之然也故不見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

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皇甫謐

縣之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正義曰帝王

南之世紀云文王

晉書卷之四 周本紀

其子孫傳世之長短可疑也。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傳世十三是矣。稷至文王一千一百年而傳世止十四。有是理乎。凡史傳所紀世次皆不可信。林有望曰：孟子于避紂之事，嘗屢言之。使果有扣馬之諫，豈有置古今之奇節于絕口不道者。

王世貞曰：文王之安於囚也，臣道也。太公散宜生之以術罔紂也，亦臣道也。何孟春曰：紂囚西伯而闕天，之徒獻紂大悅，少赦西伯。或曰：西伯之聖，闕天之徒之賢。

乃以不正之賂而求贖，有此事乎。嗚呼！紂之不可理回久矣。此聖人權道所係也。謂有此事可也。方孝孺曰：姜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善馬之說，皆好事者意構之詞，恐非其實也。

沈約曰：文王受命九年，大紂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邵寶曰：按靈臺靈沼戒令勿亟七十里之圍，與民同之。皆文王事也。以是為陰孰謂之陽戰國策士以私意，竊聖人一至于而是而馬氏信之謬矣。

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匹乳，雜書曰：靈聽云：蒼帝。姬昌曰：日角鳥鼻，高長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也。遵

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

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

夷叔齊在孤竹。應劭曰：在遼西合支。○正義曰：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

南十二里。殷時諸侯竹國也。姓點氏。聞西伯善養老，蓋往歸之。太顛

閔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劉向

曰：鬻子名熊，封於楚。辛甲，故殷之臣，事紂。益七十

五諫而不聽，士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

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崇侯虎譖西伯於殷

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

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閔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

美女。正義曰：括地志云：古新娶國城在同州河西縣

南二十里。世本云：莘因姒姓。夏禹之後，即散

宜生等求有莘驪戎之文馬。正義曰：括地志云：驪

美女獻紂者。縣東南十六里。殷周時驪戎國城也。按駿

馬赤鬣，編身目如黃金。文王以獻紂也。有熊九

駟。正義曰：括地志云：鄭州新鄭縣本有。他奇怪物

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

釋西伯。索隱曰：一物謂嬖氏之美女。況其多乎。乃

救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

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

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

芮之人。地理志：虞在河東太陽縣。芮在馮翊臨晉

三直曰史遷歷言
大王武王志在傾
商累年伺間備極
形容文字既工盪
人耳目學古之士
無所折衷則或兩
是之曰武王之舉
不可以已而夷齊
則為方世立君臣
之大義也昌黎韓
公之論是已其偏
信者則曰夷齊于
武王謂之弑君孔
子取之蓋深罪武
王也眉山蘇公之
論是已嗚呼此事
孔孟未嘗言而史
遷安得此歟

方孝孺曰崇侯之
事遠不可知其詳
矣吾意其人必比
凶黨惡不供職于
天子而侵害其與
圖故西伯伐之必
不以其諸邑也不
然西伯嘗伐大戎
密及耆矣則此四
國者又豈皆諸西
伯者耶
周洪諱曰按繫辭
下傳曰作易者其
有憂患乎言文王
因有憂患而後作
易也觀下文迭陳

地言史記言本 卷四 五 作牙舍痛

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盍往質焉乃相與
朝周二國君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
乃相讓所爭地以為開原至今尚在註引地理志
芮在臨晉者恐疎然開原在河東復與虞芮相接
臨晉在河西同州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
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內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
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
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
戎山海經曰有人人面獸身名曰犬戎正義曰
又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
明生白犬白犬有二是為犬戎說文云赤狄本犬
種故字從犬又後漢書云犬戎槃瓠之後也今長
沙武陵之郡大半是也又明年伐密須應劭曰密
毛詩疏云犬戎昆夷是也明年伐密須密須氏姑姓
之國瓚曰安定陰密縣是也明年伐密須密須氏姑姓
密故城在涇州鶻縣西其東接縣城即古密國
杜預云姑姓國在明年敗耆國徐廣曰一作阮○
安定陰密縣也

鄒誕生云本或作黎孔安國云黎在上黨東北括
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
八里尚書云西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
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邢徐廣曰邢城在
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邢城在懷州河內縣西
北二十七里古邢國城也左傳云邢晉應韓武王
之穆明年伐崇侯虎正義曰皇甫謐云夏鮫封虞
也豐鎬之間詩云既伐于崇而作豐邑徐廣曰豐在
豐鎬之間詩云既伐于崇而作豐邑徐廣曰豐在
作邑于豐是國之地也而作豐邑徐廣曰豐在
有靈臺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
皆在長安南數十里○正義曰括地志云周豐鎬
周文王宮也在雍州鄠縣東三十自岐下而徙都
豐明年西伯崩徐廣曰文王九十七乃崩○正義
曰括地志云周文王墓在雍州
年縣西南二十
八里原上也
太子發立是為武王西伯益即位
五十年其囚羸里益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正義

曾丁巳平水 卷四 周本紀 參家官

九卦之德以明處
憂患之道與史所
謂昌退而修德者
合則知文王演易
不在美里明矣

按考要云詩曰
虞尚質厥成又
曰文王受命並
未嘗言稱王也
若其改元之事
在列國亦有然
者非自謂受命
輒更王號也

按考要云文王
之得諡大王王
季之追王也皆武
王克商以後事
舊史所傳不同
而史遷失于參
考耳
許相卿曰上已過
接武王矣復覆說
文王一段至此最
是奇特不可捉摸
處

林有星曰畢謂畢
星苦無星祭馬融
註誤耳

曰乾鑿度度云垂皇策者義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
孔也易正義云伏羲制卦文王卦辭周公爻辭孔
十翼也按太史公言蓋者乃疑辭也文王著演易
之功作周紀方贊其美不敢專定重易故稱蓋也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正義

曰二國相讓後諸侯歸西伯者四十餘國咸尊西
伯為王蓋此年受命之年稱王也帝王世紀云文

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更為受命之元
年始稱王矣又毛詩云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

命九年則受命之後十年而崩正義曰十當為諡
元年八十九也後十年而崩九其說在後

為文王正義曰諡法經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

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正義曰易緯云文王受命
改正朔有王號於天下鄭

玄信而用之言文王稱王已改正朔布王號矣按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殷紂尚存而周稱王哉若

文王自稱王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復得
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

成大事而退追王太王宣父王季歷文王昌據此
文乃是追王為王何得文王自稱王改正朔也

蓋王瑞自太王興正義曰古公在邠被戎狄攻戰
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遂遠去邠止於岐

下邠人舉國盡歸古公他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
乃貶戎狄之俗為室屋邑落而分別居之季歷又

生昌有聖瑞蓋是王瑞自太王時而興起也然自
西伯蓋即位五十年以下至太王時而興起也

重述其事為經傳不同不可全弃乃略而書之引
次其下事必可武王即位正義曰諡法克定禍亂

疑故數言蓋也武王即位正義曰春秋元命包云武
王崩齒是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

謂剛強也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
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馬

曰畢文王墓地名也○索隱曰按文云上祭于畢
則畢天星之名畢星王兵故師出而祭畢星也○

正義曰上音時掌反尚書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
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紂未集太誓篇序

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太誓篇云惟十有三年
春大會于孟津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

武王少文王十四歲矣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
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按文王崩時武王已

周本紀

光緒曰尚書中
侯曰太子發以
紂存三仁雖即
位不稱王與太
史公所謂武王
自稱太子發互
相印証夫武王
且不稱王安有
西伯稱王之理
哉

按詩曰維師尚
父詩說曰師之
尚之父之故曰
師尚父

陳子樞曰按微子
箕子比干尚在
足維繫人心迨微
子奔比干殺箕子
囚民望既絕無復
可冀故伐之耳

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崩武王即位適

滿十年言十三年伐紂者續文王受命年欲明其

卒父業故也金勝篇云惟克商二年王有疾不愈

按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一年武王服闋觀兵孟

津十三年克紂十五年有疾周公請命王有瘳後

四年而崩則武王九年九十三矣而太史公云九年

王觀兵十一年伐紂則以為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

徐廣曰譙周云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二年克紂

為文王木主載以車

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齊粟信哉

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徐廣曰一云

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鄭玄

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馬融曰魚者介鱗之物兵

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

其色赤其聲魄云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

鳥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鳥瑞臻赤者周之正

色也○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為鵬鵬鷺鳥也馬

融云明武王能伐紂鄭玄云鳥是孝鳥是時諸侯

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解也

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

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

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

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

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徐廣曰一作滅乃遵文王遂率戎

車三百乘虎賁二千人孔安國曰虎賁勇士稱甲

王誓曰孟子于太誓不盡信太史公乃取異書入此更難信

增董鼎曰此臨戰誓師之詞先杖戴東施蕭已之容稱又此千立示蕭人

之容然後發命自古人有言至恭行天罰所以聲罪致討而激士卒之義自今日至止齊蓋所以明審法令而示行陣之禮自勉哉以下又勉之臨陣之勇撫衆之仁蓋謹畏成懼如此蔡沈曰此篇嚴肅而温厚與湯誓語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豈獨此篇為全書乎

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

畢渡盟津正義曰畢盡也盡從河南渡河北諸侯咸會曰孳孳無

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

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馬融曰動逆天地人也正義曰按

三正三統也周以建子為天統殷以建丑為地統夏以建寅為人統也

離邊其王父母弟鄭玄曰王父母兄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乃斷弃其先祖

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徐廣曰怡一作辭

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鄭玄曰夫子不丈夫之稱

可再不可三二月甲子昧爽徐廣曰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

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孔安國曰癸亥夜陳甲子朝誓之正義曰括地志云衛州城故老云周武王伐紂至於商郊

牧野乃築此城元註水經云自朝歌南至清水

朝歌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妹

徙朝歌其子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孔安

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令曰遠矣西土之

人孔安國曰武王曰嗟我有國家君馬融曰司徒

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孔安國曰亞次旅衆大夫也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

門千夫長百夫長孔安國曰及庸蜀羌髡微纘彭

濮人孔安國曰入國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蜀叟髡

融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正義曰髡音矛括

地志云号州竹山縣及金州石盧國也益州及巴

利等州皆古蜀國隴右岷洮叢等州以西羌也姚

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諸州伐紂也稱爾戈孔安

曾丁巳平木 卷之四 周本紀 參長官載

○孫覺曰泰誓言紂之惡終於悅婦人牧誓之言紂之惡始於用婦言豈非紂之始終出於此乎

○王炎曰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使止齋者使三軍之手足如一人然上止齋戒其輕進下止齋戒其貪殺

○陳大猷曰兵貴武勇又貴節制武王慮其拘故喻以虎豹之勇又慮過於勇而安殺故以殺降為戒言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後我西土之人也註非

方孝孺曰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當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于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則命商之孽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材之主然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是以知斬首三射之說乃戰國之妄言遷信而紀之謬也

比爾于立爾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

稱舉也。比爾于立爾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

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國曰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

家盡也。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

不答。鄭玄曰肆祭名答問也昏弃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

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孔

國曰言紂弃其賢臣而尊長逃亾罪人信用之也俾暴虐于百姓以茲軌

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

步七步乃止齊焉。孔安國曰今日戰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

也。夫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

焉。孔安國曰伐謂擊刺也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為例也勉哉夫子尚桓桓

威武貌如虎如罴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于商郊不

禦克犇以役西土。鄭玄曰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

以為周之役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子爾身有戮。鄭玄

言且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

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

父與百夫致師。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曰致師者

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

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

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代御執轡御

下攝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

馘執俘而還皆以大卒馳帝紂師。徐廣曰帝一作

卒謂戎車三百五十人虎賁三千人紂師雖眾皆無

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

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

曾丁巳年本

卷四 周本紀

之上蒙衣其珠玉

正義曰衣音於既反周書云甲子夕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以

自焚注天智玉之善者縫環其身自厚也凡焚四千玉也庶玉則銷天智玉不銷紂身不盡也

燔于火而歿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

武王武王乃揖諸侯正義曰武王率諸侯伐天子

揖諸侯言先拊循其心也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正義曰謂至朝歌商

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

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索隱曰武

王雖以臣伐君頗有慙德不應答商人之拜太史公失辭耳尋上文諸侯畢拜賀武王武王尚宜報

揖無容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

下車以輕劍擊之正義曰周書作輕呂擊之輕呂劍名也以黃鉞斬

紂頭懸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

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司馬法曰夏執

玄鉞宋均曰玄鉞用鐵不磨礪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

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

以先驅蔡邕獨斷曰前驅有九旒雲罕東武王弟

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

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

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周禮

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玄曰鑑鏡屬也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陳明水以為玄酒○索隱曰

明明水也舊本皆無水字今本有水字若惟衛康

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籍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

成器言立見潔草也召公奭贊采正義曰贊佐師尚父牽牲

也采幣也

人惟而守之猶不止也此近于事理矣太史公之輕信汲冢書故有此說

楊慎曰武王伐紂為天下除暴也紂已死矣又斬以黃鉞而懸之白旗何悖邪賈子言紂死奔玉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

尹佚筮祝曰

正義曰尹佚讀筮書祝文以祭社也

殷之末孫季紂

正義曰周書作末孫受德受德紂字也

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

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上帝於是武王

再拜稽首曰膺更

監本作受

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

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

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

治殷

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內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邶鄘衛是邶以封紂子

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

監帝王世紀云自殷都以東為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鄘蔡叔監之都以北為邶霍叔

公釋箕子之囚

徐廣曰釋一作原

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

商容之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

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

徐廣曰保一作

命閔天封比干之墓

正義曰封謂益其土及畫疆界括地志云比干墓在

衛州汲縣北十里二百五十步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

狩記政事作武成

孔安國曰武功成也

封諸侯班賜宗彞作

分殷之器物

鄭玄云宗彞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也

武王追思

先聖王乃褻封神農之後於焦

地理志云弘農陝縣有焦城故焦國

也黃帝之後於祝

正義曰左傳云祝其實夾谷杜預云夾谷即祝其也服虔云東

海郡祝其縣也帝堯之後於蓊

地理志云燕國有蓊縣帝舜之後於

陳正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宛丘縣在陳城中即古陳國也帝舜後遇父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

器用封其子媯滿

大禹之後於杞

正義曰括地志云汴州雍丘縣

古杞國地理志云古杞國理此城周武王封於是禹後於杞號東樓公二十一代為楚所滅

按此下九六用命字當玩

按尚書大傳云商民曰王之于久也死者猶封其墓况其生者乎王之于賢也仁者猶表其廬况其存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籍者乎

按此下九十用於字當玩

增王世貞曰史記世俘解謂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獮三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羣十有二羣七十有八羣二百一十有八羣三百五十有六麋五十有六鹿三千五百有八武王征

四方凡數九十有九國。載慶億十有萬七千七百九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三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此雖夸大不經之詞。然武王克殷之後。封同姓及異姓功臣數十餘國。此必有所廢滅而一。無所考。豈儒不學。却以為後世無史。吾不信也。

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

齊。爾雅曰：水出其前而左曰營丘。郭璞曰：今齊之營丘在縣北百步外城中。輿地志云：秦立為縣。城

臨淄水故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應劭曰：曲阜

曲長七八里。正義曰：帝王世紀云：炎帝自陳營

都於魯。曲阜黃帝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曲阜。少昊

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顓頊始都窮桑。徙商

丘窮桑在魯北。或云窮桑即曲阜也。又為大庭氏

之故國。又是商奄之地。皇甫謐云：黃帝生於壽丘

在魯城東門之北。居軒轅之丘。於山海經云：此地

窮桑之際。西射之南是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

阜縣外城。即周公旦子伯禽所築。古魯城也。封召

公奭於燕。正義曰：封帝堯之後於薊。封召公奭於

北隅。有薊丘。因取名焉。括地志云：燕山。幽州漁陽

縣東南六十里。國都城記云：周武王封召公奭於

燕地。在燕山之壑。故國取名焉。按周封以五等之

爵。薊燕二國俱武王立。因燕山薊丘為名。其地足

自立。國薊微燕盛。乃并薊居之。薊。封弟叔鮮於管。

正義曰：括地志云：鄭州管城縣外。弟叔度於蔡。正

城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所封。弟叔度於蔡。正

曰：括地志云：豫州北七十里上蔡縣。古蔡國。武王

封弟叔度於蔡。是也。縣東十里有蔡岡。因名也。

王藝曰：此段文奇

餘各以次受封。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函之阜。以望

商邑。正義曰：括地志云：幽州三水縣西十里有函

公為名。按蓋武王登此城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正義曰

也。武王伐紂。還至鎬京。憂未定。周公旦即王所曰

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

六十年。麋鹿在牧。徐廣曰：此事出周書。及隨巢子

也。蜚鴻滿野。索隱曰：按高誘曰：蜚鴻。蟻螻也。言飛

巢子作飛。拾飛。拾蟲也。○正義曰：蜚音飛。古飛字

楊慎曰：註中三說皆如昧目而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蜚鴻馬名。言其養無用。

也。於今猶當。今於今六十年。從帝乙十年。至伐紂

周本紀

而害有用也此說為近

年也麋鹿在牧喻讒佞小人在朝位也飛鴻滿壑喻忠賢君子見放奔也言紂父帝乙立後殷國益衰至伐紂六十年間諂佞小人在於朝位忠賢君子放遷於壑故詩云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壑毛萇云之子侯伯卿士也鄭玄云鴻鴈知避陰陽寒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天

不享殷乃今有成索隱曰言上天不畀享殷家故見災異我周今乃有成王業者

也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

滅徐廣曰一云不顧亦不賓滅一又云不顧亦不恤也○索隱曰言天初建殷國亦登進名賢之人三百六十夫既無非大賢未能興化致理故殷家不大光昭亦不即擯滅以至於今也亦見周書

及隨巢子頗復脫錯而劉氏音破六為古其字義亦無所通徐廣云一本作不顧亦不賓蓋是學者以周書及隨巢不同逐音改易耳隨巢子曰天鬼不顧亦不賓滅天鬼即天神也

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賤從殷王受索隱曰言今悉求取夫惡人不知天命不順周家者咸賤責之與紂

日夜勞來我西土徐廣曰一云肯來從殷王受○索隱曰七字連

作句讀我維顯服及德方明正義曰服事也武王答周公云定知天之安保

我位得依天之宮室退除殷紂之惡日夜勞民又安定我之西土我維明於事及我之德教施四方

明行之乃可至於寢寐也自此已上為至周自夜不寐周公問之故先書

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翟○

索隱曰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無險固是有夏之舊居○正義曰括地志云自禹至太康與唐虞皆不易都城然則居陽城為禹避商均時非之都也帝王世紀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陽翟是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括地志云故鄆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也

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徐廣曰周書度邑曰武王問太公曰

吾將因有夏之居也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索隱曰杜預云三塗在陸澤南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謂近嶽之邑度邑周書篇名度音徒各反○正義曰括地志云太行恒山連延東北接

晉丁巳平水

卷四 周本紀

一四 參來官載

按宋板及闕本

來字下有一定

字作定我西土

王世貞曰縱馬放牛云者蓋官不復錄為兵車用置之民間听其耕牧而已程大昌因其地在河山阨東取孔穎達引社預為証云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有生自死腐儒穿鑿一至於此不知革車三百兩為馬千二百疋所須地幾何可發一嘆

陳沂曰武王亦醜即殷紀既醜有夏之意也

余有丁曰按武王滅殷國為邶鄘衛三監尹之武庚作

碣石接嶽山言北望太行恒山之邊鄙都邑也又晉州霍山一名大岳在洛而北山在洛東北二說皆通粵詹維伊毋遠天室正義曰粵者審慎之辭也無遠離此營周居于維邑而後去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邾鄆周公新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內東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帝王世紀云王城西有邾鄆陌左傳云成王定鼎於邾鄆京相

潘地名云邾鄆縱馬於華山之陽正義曰華山在華山名邾邑名孔安國曰桃林在華山東也陽放牛於桃林之虛正義曰括地志云桃林在陝州桃林縣西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其北有林

馬名曰桃林廣圓三百里中多馬湖水出焉北流入河偃干戈振兵釋旅公羊傳曰示天下不復用也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徐廣曰存一作前○索隱曰六字一句讀○正義曰箕子殷人不忍言殷惡以周國之所宜言告武王為洪範九類武王以類問天道武王

亦醜故問以天道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上孔安國曰周公乃被齋正義曰被音廢又音拂齋穆敬也

福自為質正義曰音至周公被齋自以贊幣也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徐廣曰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皇甫謚曰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駟按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也太子誦

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正義曰今宋州也頗叔殷

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徐廣曰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皇甫謚曰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駟按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也太子誦

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正義曰今宋州也頗叔殷

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徐廣曰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皇甫謚曰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駟按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也太子誦

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正義曰今宋州也頗叔殷

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徐廣曰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皇甫謚曰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駟按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也太子誦

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正義曰今宋州也頗叔殷

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為衛康叔。正義曰尚書洛

東亦惟洛食以居邯鄲衛之眾又多士篇序云成

周既成遷殷頑民按是為東周古洛陽城也括地

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

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云以周地在王城東

故曰東周敬王避子朝亂自洛邑東居此以其迫

阨不受王都故壞翟泉而廣之按武王滅殷國為

邯鄲衛三監尹之武庚作亂周公滅之徙三監之

民於成周頗收其餘眾以封康叔為衛侯即今衛

州是也孔安國云以三監之餘民國康叔為

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也

晉唐

叔得嘉穀鄭玄曰二苗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

于兵所徐廣曰歸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徐

日尚書序云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

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孔安國曰次歸禾次

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孔安國曰告康叔以為政

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

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

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率營築居九鼎

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

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

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鄭玄曰奄國在

義曰奄音於險反括地志云泗水徐城縣北三十

里古徐國即淮夷也兗州曲阜縣奄至即奄國之

亂周公滅之徙三

監之民於成周頗

取其餘眾以封康

叔為衛侯即今衛

州是也

袁黃曰三叔非

叛也夫武庚商家

元子也少康復國

君子賢之豈獨不

許武庚耶三叔誠

至戚同為商之遺

臣也審去就而忘

親狗國質之天地

鬼神而生歟無憾

馬周公之篤於親

三叔之篤於君綱

常名教均無愧者

也

楊慎曰魯當從尚

書作旅

周洪謨曰按書云

微子之命謂肅恭

神人指微子實德

而言抱祭器歸周

按此下節節以

書名叙

禮作樂鳳凰翔
庭成王授琴而
歌曰鳳凰翔兮
予紫庭余何德
兮以感靈賴先
王兮恩澤臻臣
背樂兮民以寧

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何休曰頌聲者太平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歌頌之聲帝

作賄息慎之命孔安國曰賄賜也馬融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

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正義曰釗音招又古堯反任而針反乃命

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

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

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

信臨之作顧命鄭玄曰臨終出命故謂太子釗遂

立是為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

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

十餘年不用應劭曰錯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康王命作策畢公

分居里成周郊孔安國曰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也

作畢命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

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正義曰帝王世紀云昭王德衰南征濟于

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中而崩其右卒游靡長臂

且多力游振得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立昭王子滿

是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

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冦申誡太僕國之政作

冦命孔安國曰伯冦臣名也徐廣曰誡一作部

正義曰尚書序云穆王命伯冦為周太僕正

應劭曰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復寧穆王將征犬戎

徐廣曰犬祭公謀父諫曰韋昭曰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

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祭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十五里鄭大夫祭仲邑也釋例云祭城在河

按自此以後曰王道微缺曰王曰王室遂衰曰周室衰微皆關鍵處

呂祖謙曰穆王之命望于伯冦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導其侈者果出予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冦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无常可懼

南上有教倉周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

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韋昭曰震懼也是故周文

公之頌曰韋昭曰文公之諡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唐固

韜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韋昭曰言武王

其功於是夏而歌之信哉武王能常求美德故陳

保此時夏之美樂章大者曰夏先王之於民也

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

害之鄉韋昭曰鄉方也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

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韋昭

也奔與不窋也唐固曰父子相繼曰世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正義曰謂

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修

其緒徐廣曰遵一作選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

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正義曰前人也言不窋亦世載德

不忝后稷及文王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

加之武王無不務農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

于民庶民不忍訶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正義曰紂近郊

地名野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韋昭曰此

總言之也侯侯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韋昭

日祭侯服者祀韋昭曰祀賓服者享韋昭曰享要服者

貢韋昭曰荒服者王韋昭曰王王事天子日祭月

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也徐廣曰外傳有

曾丁巳平水 卷四 周本紀 參長官

按考要云賓服
文本國語馬本
紀不曰賓服而
曰緩服依尚書
之舊也孔穎達
謂諸侯安王則
謂之緩王敬諸
侯則謂之賓若
乃夷蠻謂之要
服孔安國謂要
東以文教也

按日祭謂祭于祖考月祀謂祀于曾高時享謂享于二祧歲貢謂貢于壇壝終謂世終也

按告謂以文辭告曉之地遠者罪輕也

王維楨曰犬戎氏一句應上有力

增袁黃曰按穆天子傳狗名重工徹止藿假來白龍狗獸名白狐玄貉赤豹白虎俊倪野馬

印中距虛特牛蒙馬蒙牛蒙羊鳥名鶴鷄白鳥青鷓草名藿藿莞蒲茅藎兼藎荅藎木禾木名模董姑絲即此異禽性獸足規穆王之不德矣
呂祖謙曰世衰則情偽繁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文武成康之澤浸微姦宄日勝其作書于既蕞爾世故而察物情者亦熟矣故古今狩獄言之畧盡用刑者所宜盡心焉是書哀矜明練固夫子存以示後世而微見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

此言及訓言本

不祭則修意韋昭曰先修志意以自責也繼內近知王意也

有不祀則修言韋昭曰言號今也有不厚則修文韋昭曰文典法也有不貢則

修名韋昭曰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有不王則修德韋昭曰遠人不服則

修文德韋昭曰序成謂上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韋昭曰五者次序已成有

不至則有於是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

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

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

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

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徐廣曰犬戎之君犬戎氏以其

職來王正義曰賈逵云大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也白狼白鹿犬戎之職貢也按大畢伯士

天子曰正義曰祭公穆王之意故云天子曰予必以

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

乎正義曰樹一作檉駟按幾音祈吾聞犬戎樹敦徐廣曰樹立也言犬戎

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

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諸

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鄭玄曰書說云周穆王以

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刑孔安國曰告汝善用刑之

百姓何擇非其人王肅曰訓以下安百姓之道當何所選

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孔安國曰當何擇賢人乎

兩造具備徐廣曰造師所敬非唯五刑乎當何所居非唯及世輕重所宜乎

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聽其入五刑辭○正義曰漢書刑

法志云五聽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周禮云辭不直則言繁目不直則

曾子言已平本

卷之四 周本紀

九 參來官載

曾夏撰曰每條必
言其罪惡所
者或不詳其意正
閱驗核實其一而
忽其他故不嫌其
費辭也

按倍灑與倍徒
同

曾夏撰曰上言罰
下言刑者罪實而
加以法謂之刑罪
疑而贖以金謂之
罰互見其義以明
刑罰之條其數不
同也
柳宗元曰康公之
母誠賢耶則宜以
淫荒失度命其式
焉用懼之以數且
以德大而後堪則

視眇耳不直則對答惑色不直則貌赭氣不直則數喘也五辭簡信正於五刑

孔安國曰五辭簡核信有五刑不簡正於五罰

罪驗則正之於五刑矣五刑不簡正於五罰

國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

正於五過從赦免之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

罪孔安國曰使與罰各相當○索隱曰按呂刑云

文惟鈞其過馬融曰以此五過出五刑之疑有赦

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孔安國曰刑疑赦從罰

能得其簡信有衆惟訊有稽孔安國曰簡核誠信

有所考合重刑之至也○索隱曰訊依尚書音貌也

無簡不疑其嚴天威孔安國曰無簡核誠信

獄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黥辟疑赦其罰百率

徐廣曰率即鍤也音刷孔安國曰六兩曰鍤鍤黃

鐵也○索隱曰鍤黃鐵鍤亦六兩故馬融曰鍤量

名與呂刑鍤同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灑

舊本率亦作選日一作徒五倍曰徒孔安國曰倍百為二

百鍤也○索隱曰灑音戾徒音所解反閱實其罪

臏辟疑赦其罰倍差馬融曰倍二百為四百鍤也

五百三十三三分一也○正義曰倍中之差二

去三分一合三百三十三鍤二兩也官刑其罰五

百臏刑既輕其數豈加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

五百率徐廣曰一作六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

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

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

千命曰甫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繁扈立

索隱曰世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韋昭曰康公

本作伊扈姓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密故城在

涇州鶉觚縣西東接縣城故密國也有三女犇

官

周本紀

官

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于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滅密徵之無足取者黃省曾曰天子一娶九女所以重國廣繼嗣也九女者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者娶而無再恐其奔德嗜色防淫佚也天子且然况其下乎密康公室家久矣又濫取奔女以小醜備物而勿受厥母之誠則其覆宗宜然也楊慎曰國語况爾小醜語意更完足

黃省曾曰百官等利則天下壞胥史專利則百官壞何也百官所恃者天子之功也胥史所奉者百官之政也惟顛覆其功迷亂其政而後貨賄崇焉功壞政傾非壞而何雖然百官視天子者也胥史視百官者也苟天子者采英秀親骨鯁放通蕩黜謏諛則百官砥節胥史肅矣芮良夫以榮公專利而卜王之敗何其洞明治亂之原也

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列女傳曰康公母姓隗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眾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正義曰曹大家云也田獵得三獸王不盡收以其害深也公行不下眾正義曰曹大家之行與眾共議也王御不參一族韋昭云御婦官也參三姪娣以備三不參一族之父于也故取參一族之女也夫粲美之物也眾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之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共王崩子懿王索隱曰懿王自鎬徙都犬丘一曰廢丘今槐里是也時王室衰始作詩也懿王崩其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熒是為夷王正義曰紀年云二年致諸侯齊哀公于鼎帝王世紀云十六年崩也

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正義曰芮伯也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韋昭曰本白日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唐固曰言文王布錫施利以載成周道也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

而多信人之言今以師歸而獻馬焉王之左右必以子獲為不止一馬而皆求於子子無以應之則將曉於王王必信之是賈禍也弗所卒獻之榮夷公果使有求焉弗得遂譖諸王曰伯也隱王怒逐芮伯君子謂芮伯亦有罪焉知王之贖貨而啓之芮伯之罪也

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

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誦王召公諫曰韋昭曰召公諫曰

康公之後穆公也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韋昭曰衛國之巫為王卿士也

使監誦者正義曰監音口銜反監察也以告則

殺之其誦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

莫敢言道路以目韋昭曰以目相盼而已厲王喜告召公曰

吾能弭誦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鄭之也防民之

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

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

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正義曰上瞽獻典韋昭曰

史獻書正義曰史太師箴師箴正義曰音針師樂大典

賦韋昭曰無眸子曰瞽賦瞽誦韋昭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瞽周禮

主弦歌諷誦百工諫庶人傳語韋昭曰庶人卑賤

箴諫之語也傳以語王○正義曰傳音逐緣反庶人微

賤見時得失不得上言乃在街巷相傳語近臣盡

規近臣驂親戚補察正義曰言親戚補王瞽史教

誨瞽樂太師者艾修之韋昭曰者音艾師傳也修而

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

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

唐固曰下平日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

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

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

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二年乃相與

會丁巳平木

卷四 周本紀 三三 參來官

按此下俱詳見國語

按沈約云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道遙得志于共山之首

王世貞曰周宣王中興之令君也而弗克終何居曰激衰而後圖治故也其於中也未純其於政也非學

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韋昭曰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日永安○正義曰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本漢

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

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讐

而對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讐對韋昭曰在危險之中然而

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索隱曰共音如字若汲冢紀年則云

共伯干王位也○正義曰共音巨用反韋昭云彘之

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也魯連子云

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

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諸

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

奔於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復

歸國于衛也世家云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于

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

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恭伯弟和襲攻恭伯於

墓上恭伯入釐侯美自殺衛人因葬釐侯旁諡曰

恭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按此文共伯不得

立而和立為武公武公之立在恭伯卒後年歲

又不相當年表亦同明紀年及魯連子非也共

和十四年厲王歿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

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

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十二年魯武

公來朝宣王不修籍於千畝正義曰應劭云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

宣王不修親耕之禮也賈逵曰文號文公諫曰公文王母

弟號仲之後為王卿士也韋昭曰文公號叔之後西號也宣王都鎬在畿內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號故城在岐州陳倉縣東四十里又云不可索隱

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也

語云號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采盛於是乎出事之繁庶於是乎生人之共給於是乎

晉丁巳年平水

史記卷之四

三三傳文舍痛

按此千畝與上
千畝不同

取事具載國語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索隱曰地名也在西河介

休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韋昭曰西夷別種四嶽之後也宣王既

亾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韋昭曰敗於姜戎時所亾也南國江漢之

門料數也唐固仲山甫諫曰正義曰毛萇云仲山甫樊穆仲也括地志

云漢樊縣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南甫樊穆仲也民不可料也宣

王不聽卒料民四十六年宣王崩正義曰周春秋云宣王殺杜伯

而無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

死國語云杜伯射王於鄆子幽王宮涅立徐廣曰一作生幽王二年西

周三川皆震徐廣曰涇渭洛也駟按韋昭云西周鎬京地震動故三川亦動○正義曰

按涇渭二水在雍州北洛水一名漆沮在雍州東北流入渭此時以王城為東周鎬京為西周

伯陽甫曰周將亾矣韋昭曰伯陽甫周大夫也唐國曰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子

也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昭

曰過失也言民不敢斥王昭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昭

日蒸升也陽氣在下陰氣迫之使不能升也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

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韋昭曰為陰所填笮也陽失而在陰

韋昭曰在陰下也原必塞原塞國必亾夫水土演而民用

也韋昭曰水土氣通為演演猶潤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之土無所演民乏財

用不亾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亾韋昭曰禹都陽城伊洛所近也河

竭而商亾韋昭曰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也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

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山崩川竭亾

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韋昭曰水泉不潤枯朽而崩也若國亾不

過十年數之紀也韋昭曰數起於一終於十則更故曰紀也天之所

凌約言曰幽王未得衰妙而地震伯陽曰周將亾矣幽王既得衰妙而川竭山崩伯陽曰周亾矣其後幽王廢廟立庶而國本搖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然則災變之登見豈偶然哉知幾其神伯陽以之

按以下連用七
七字

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幽王嬖

愛褒姒。索隱曰：褒國名，夏同姓，姓姒氏，紮妖子為人所收，褒人納之于王，故曰褒姒。正義曰：括地志云：褒國城在梁州褒城，縣東二百步，古褒國也。褒姒生子伯服。幽王

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

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曰：以褒姒為后，以伯

服為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正義曰：諸國皆有史以記事，故

曰：史記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

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虞翻曰：龍自號也。褒之二先君也。夏帝

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乃

吉。韋昭曰：紮，龍所吐沫，沫，龍之精氣也。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韋昭曰：以簡策

請其祭也。龍亡而紮在積而去之。韋昭曰：積，積也。夏亡

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

厲王之末，虞翻曰：末年，王流彘之歲。發而觀之，紮流于庭，不可

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諫之。韋昭曰：諫，譴呼也。唐固曰：羣呼曰諫。紮化

為玄黿，以入王後宮。索隱曰：亦作蜃，音元。玄，玄蜃，蜃蜃也。後宮之童

妾既齒而遭之。韋昭曰：毀齒曰齒。女七歲而毀也。既笄而孕。正義曰：笄

音雞，禮記云：女子許嫁而笄，鄭玄云：笄，今簪。無夫而生子，懼而弃之。宣

王之時，童女謠曰：履弧箕服，實亡周國。韋昭曰：山

弓也，箕，木名。服，矢房也。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

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弃

妖子，出於路者。徐廣曰：妖，一作天。天，幼少也。聞其夜啼，哀而收

之。夫婦遂亡，犇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弃女

凌約言曰：太史公敘事每一人一事自成一章，境界自用一等文法，觀此叙褒姒一段，可見又曰：布幣而策告之，積而去之，莫敢發之，發而觀之，裸而諫之，既齒而遭之，懼而弃之，執而戮之，哀而收之，見而愛之，此文法之一也，後可以例觀矣。

王蓋曰：褒氏事甚奇，國語文又奇。

王維禎曰自卜殺之至此見而愛之用之字凡十有五字而不覺復

楊慎曰周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五年然自武王滅殷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而昭王之時王道已微懿王之時王巡不反厲王死于彘蓋此二百五十七年之內變故多矣東遷以後不足言也夫莫盛于治而治日之少如此有國者其慎之

子者於王。正義曰國語云周幽王伐有褒姒以贖

罪。弃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

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

為后。伯服為太子。索隱曰左傳所謂太史伯陽曰

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

故不笑。幽王為烽火燧大鼓。正義曰峯燧二音晝日

以望火光也。燧土魯也。燧炬火也。皆山上安之。有寇舉之。有寇至則舉烽火。諸

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

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號石父為

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徐廣曰佞善諛

奸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

夷犬戎攻幽王。正義曰繒自陵反。國語云繒姒姓。夏禹後。括地志云繒縣在沂州承縣

古侯國。禹後。索隱曰繒國名。夏同姓。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

殺幽王。驪山下。索隱曰在新豐縣南。故驪戎國也。括地志云驪山在雍州新豐縣南十六里。土地虜

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汲冢紀年曰自武王滅殷以

及縣發魏襄王冢。得古書冊七十五卷。於是諸侯

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

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維正義曰即王城也。平

王以後及戰。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

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周禮曰九命作伯

伯。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

洩父蚤死。正義曰：父音甫。立其子林。是為桓王。桓王平王

孫也。桓王三年，鄭莊公朝。桓王不禮。索隱曰：在魯隱公六年。

五年，鄭怨與魯易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

也。索隱曰：左傳鄭伯以璧假許田，卒易祊，祊是鄭祀太山之田。許是魯朝京師之湯沐邑。有周公

廟，鄭以其近故易取之。此云許田，天子用事太山田，誤。○正義曰：杜預云：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

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友，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

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太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括地志云：許田，許州許昌縣南四

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城中。祊田，在沂州費縣東南。按宛鄭大夫。八年，魯殺隱公。

正義曰：子允，令公。子翬，殺隱公也。立桓公。十三年，伐鄭。索隱曰：在魯桓五年。

鄭射傷桓王。桓王去歸。索隱曰：左傳繻葛之役，二

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莊王四年，周公黑肩

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賈逵曰：莊王弟，子儀也。辛伯告王。賈逵

曰：辛伯，周大夫也。王殺周公。索隱曰：左傳云：初，子儀有寵

諫曰：竝后及嫡，兩政偶國，亂之本也。周公不從，故及於難。然周公阿先王旨，自取誅夷。辛伯正君臣

之美，卒安王業。二卿優劣，誠可識也。王子克奔燕。正義曰：杜預云：十

五年，莊王崩。子釐王胡齊立。正義曰：釐音傳。諡作毋涼也。釐王

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閔立。索隱曰：世

本名。母涼。惠王二年，初，莊王嬖姬姚。正義曰：杜預云：姚姓也。生子

頹。索隱曰：莊王子，釐王弟，惠王之叔父也。頹有寵，及惠王即位，奪其

大臣園以為囿。左傳曰：大故大夫邊伯等五人作

亂。左傳曰：五人者，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也。謀召燕衛師。正義曰：南

城衛澶州衛南也伐惠王惠王犇温正義曰左傳云蘇忿生十二邑桓王奪蘇

温十二邑與鄭故蘇子同王大夫伐惠王巴居鄭

之櫟服虔曰櫟鄭大都也正義曰立釐王弟頹為

王樂及徧舞賈逵曰徧舞皆鄭號君怒四年鄭與

號君伐殺王頹正義曰賈逵云鄭厲復入惠王惠

王十年賜齊桓公為伯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

鄭立襄王母蚤歿後母曰惠后左傳曰陳嬀歸于

正義曰按陳國舜後嬀姓也惠后生叔帶索隱曰惠王子襄王

甘昭公正義曰惠王子襄王弟封於甘故左傳稱

志云故甘城在洛州河南縣西南二十五里左傳

云甘昭公王子叔帶也洛陽記云河南縣西南二

十五里有水出焉北流入洛山上有甘城即甘公

采邑也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

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犇齊齊桓公使管仲

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晉服虔曰戎伐周晉王

以上卿禮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

二守國高在杜預曰國子高子天子所若節春秋

來承王命何以禮焉賈逵曰節時也王肅陪臣敢

辭服虔曰陪重也諸侯之王曰舅氏余嘉乃勳賈

曰舅氏言伯舅之使也正義曰武王娶太公女

為后故呼舅氏遠言之我善汝有平戎之功勳

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正義曰杜預

金履祥曰按五伯桓公為盛而周室戎狄之禍自若王子帶以戎伐周天子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于王豈以受王子帶之奔為此姑息耶桓公身不能容子糾而為王容叔帶固將曲全襄王兄弟之愛不免卒釀王室異日之禍云

二十一年。括地志云。緱氏故城本費城也。在洛州緱氏縣南東二十五里也。主使游孫伯

服請滑。賈逵曰。二子周大夫。鄭人囚之。鄭文公怨惠王之入

不與厲公爵。服虔曰。惠王以后之鑿鑿與鄭厲公而獨與號公王爵。正義曰。左傳云。

莊公二十一年。王巡號守號。公為王宮于蚌。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王以后之鑿鑿與之。號公請

器。王與之爵。鄭伯由是怨王也。杜預云。后鑿帶而以鏡為飾也。爵飲酒器也。蚌號地。酒泉。周邑。又

怨襄王之與衛滑。服虔曰。滑小國近鄭。世世服從。而更違叛。鄭師伐之。聽命。後自

愬於王。王以與衛。故囚伯服。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

服虔曰。富辰。周大夫。凡我周之東徙。晉鄭焉依。子頹之亂。又

鄭之由定。今以小怨弃之王。不聽。十五年。主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平

桓莊惠皆受鄭勞。王弃親親。翟不可從。王不聽。十

六年。王紉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唐固曰。譚伯。周也。索隱曰。按國語亦云。殺譚伯。而左傳太叔之

難。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唐固據傳文。讀譚為原。然春秋有譚何妨。此時亦仕王朝。預獲被殺。國語既云。殺譚伯。故太史公依之。不從。左傳說也。富

辰曰。吾數諫。不從。如是不出。王以我為對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

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鄭。正義曰。公羊傳云。王者無也。鄭居王于汜。杜預曰。鄭南汜。在襄城縣南。○正

許州襄城縣一里。左傳云。子帶立為王。取襄王所

紉翟后與居温。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温城在懷州温縣西三十里。漢晉為縣。本周

寇蘇忿生之邑。左傳云。周與鄭人蘇忿生十二邑。温其一也。地理志云。温縣故國。已姓。蘇忿生所封

也。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

也。

也。

也。

黃省曾曰。傳稱平王以來。臣皆從。若于。惛能為有無。獨辰為有力。自信哉。觀襄王初以狄師伐鄭。惟辰以為不可。至登叔隗為后。又惟辰以為不可。卒之竟遇狄禍。而播越焉。君子以

其諫為忠矣。至于吁嗟。慷慨率其屬而死。國之難。豈非卓然烈丈夫也哉。

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以河內地與晉

正義曰賈逵云晉有功賞之以地楊樊温原攢茅之田也二十年晉文公召襄

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賈逵曰河陽晉之温也踐土鄭地名在河內○正義

曰括地志云故王宮在鄭州滎澤縣西北十五里王宮城中左傳云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至於衡雍

作王宮於踐土也按王城則所作踐土城內諸東北隅有踐土一十臺東去衡雍三十餘里也諸

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左傳曰仲尼云以臣召君不可以訓

故書二十四年晉文公卒三十一年秦穆公卒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頃王六年崩子匡

王班立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為定王定王元年

楚莊王伐陸渾之戎地理志陸渾縣屬弘農郡○正義曰渾音覓杜預云允姓

之戎居陸渾在秦西北二國誘而徙伊川遂從戎號今洛州陸渾縣取其號也後漢書云陸渾戎自

瓜州遷於伊川左傳云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

其禮先凶矣按至僖公二十二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計至辛有言適百年也括地志云故

麻城謂之蠻中在汝州梁縣界左傳單浮餘圍蠻氏杜預云城在河南新城東南伊洛之戎陸渾蠻

氏城也俗以為麻蠻聲相近故耳按新城今伊闕縣是也次洛使人問九鼎王

使王孫滿應設以辭賈逵曰王孫滿周大夫也楚兵乃去十年

楚莊王圍鄭鄭伯降已而復之十六年楚莊王卒

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簡王十三年晉殺

其君厲公迎子周於周立為悼公十四年簡王崩

子靈王泄心立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弑其君莊

公二十七年靈王崩皇覽曰靈王冢在河南城西南栢亭西周山上蓋以靈王

生而有髭而神故謚靈王其冢民祀之不絕子景王賈立索隱曰名賈按國語景王

周本紀

二十一年鑄大錢及無射單穆公及冷州鳩各設辭以諫今此不言亦其畧耳景王十八年賈逵曰景王之后太子聖而蚤卒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景王之

長庶正義曰左傳云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欲立之沈於河津人得諸河上杜預云禱河

求福也珪自水出也會朋皇覽曰景王家在洛陽

按河神不敢受故陽十萬戶故大其子巧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

城并圍景王家也猛為王子朝攻殺猛猛為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

巧是為敬王賈逵曰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

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賈逵曰澤邑周地也四年晉率諸

侯入敬王于周子朝為臣春秋曰子朝奔楚皇覽曰子朝冢在南陽西鄂

亂敬王奔于晉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王于周三

十九年齊田常殺其君簡公四十一年楚滅陳孔

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徐廣曰皇甫謐曰敬王四

子元王仁立徐廣曰世本云貞王介也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

立徐廣曰世本云元王赤也皇甫謐曰元王十一年

應為貞王索隱曰世本云元王赤皇甫謐云貞

定王考據二文則是元有兩名一名仁一名赤如

史記則元王為定王父定王即貞王也依世本則

元王是貞王子必有一乖誤然此定當為貞字誤

耳豈周家有兩定王代數又非遠乎皇甫謐見此

疑而不決遂彌縫史記世本之錯謬因謂為貞定

王未為得也定王十六年三晉滅智伯分有其地二十

八年定王崩徐廣曰皇甫謐曰貞定長子去疾立

是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

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鬼攻殺思王而自立是

周本紀

王整曰晉入敬王始終歷十七年間不數語而自詳盡

吳澄曰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狄泉曰東王

張之象曰凡書生卒亦視人品何如有繫天下重輕者則各國皆書之若孔子是也有繫一國重輕者則本國書之若齊之管仲隰朋晉之趙衰成子欒貞子是也

王維禎曰敘事明簡而整

歸有光曰王城河南在成周西即定鼎郊鄆之處平王下十三王都敬王避于朝之亂遷成周至叔王復來居考王封其弟桓公于此是時考王又都成周故以封其弟此西周桓公也成周洛陽在王城東即遷殷頑民之處敬王以下九王都至叔王復居王城西周惠公封少子于鞮是時威烈王猶都于此故云以奉王而號東周惠公也

地言史言詩林

卷四

三三傳

為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考王十五年崩徐廣曰

甫謚曰考哲王元辛丑崩乙卯子威烈王午立考王封其弟于河

南正義曰帝王世紀云考哲王封弟揭於河南續南周公之官是為西周桓公按自敬王遷都成周

號東周也桓公都王城號西周桓公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

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

子於鞮徐廣曰惠公之子也○正義曰鞮音拱郭緣生述征記鞮縣周地鞮伯邑史記周顯

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班於鞮以奉王號

王室為東周惠公也子武公為秦所滅以奉王號

東周惠公索隱曰考王封其弟于河南為桓公卒又封少子於鞮仍襲父號曰東周惠公於是東

西二周也按世本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是也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二十四年崩徐廣曰皇甫謚云元丙辰崩已

城中東北隅也子安王驕立是歲盜殺楚聲王安王立二

十六年崩皇甫謚曰安王元庚辰崩乙巳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

周太史儋索隱曰老子列傳云儋即老子耳又曰非也驗其年代是別人○正義曰幽王

時有伯陽甫唐固曰伯陽甫老子也按幽王元年至孔子卒三百餘年孔子卒後一百二十九年儋

見秦獻公然老子當見秦獻公曰正義曰秦本紀孔子時唐固說非也見秦獻公曰正義曰秦本紀

武胙於秦孝公是復合時也始周與秦國合而別

別五百載復合伯與周別五百載至昭王時西周君臣自歸受罪獻其邑三十六城合也韋昭曰周

封秦為始別謂秦仲也五百歲謂從秦仲至孝公

疆大顯王致伯與之親合也○索隱曰按周封非

子為附庸邑之秦號曰秦高是始合也及秦襄公

始列為諸侯是別之也自秦列為諸侯至昭王五
百一十六年西周君臣獻邑三十六城以入於秦九五
云五百舉其大數合也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徐廣

王蓋自至始集
架
王蓋曰又成二間

周本紀

三三傳

日從此後十七年而秦昭王立。駟案韋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索隱曰：霸王謂始皇也。自周以邑入秦，至始皇初立，政由太后，嫪毐至九年，誅毐，正十七年。○正義曰：周始與秦國合者，謂周秦俱黃帝之後，至非子未別封，是合也。而別者，謂非子末年，周封非子為附庸，邑秦，後二十九君，至秦孝公二年，五百載，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復與之親，是復合也。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謂從秦孝公三年至十九年，周顯王致胙於秦。孝公是霸也。孝公子惠王稱王，是王者出也。然五百載者，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都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之後十四年，則成五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正義曰：扁，是為顯王。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胙，膾肉也。左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二十六年，周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二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年，秦惠王稱王。○正義曰：秦本紀云：惠王十三年，與韓魏趙並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索隱曰：謂韓魏齊趙也。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覲王定立。慎覲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索隱曰：云：名誕，赧非諡，諡法無赧，正以微弱竊缺，逃債，赧然慙愧，故號曰赧耳。又按尚書中候，以赧為然，鄭玄云：然讀曰赧。王邵按古音人扇反。今音奴板反。爾雅：面慙曰赧。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索隱曰：西周，河南也；東周，鞏也。王赧微弱，西周與東分王政，理各居一都，故曰東西周。按高誘曰：西周，王城，今河南。王赧徙都西周。○正義曰：東周，成周，故洛陽之地。王赧徙都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成周，西從王城，西周，武公居焉。西周武公之共太子，徐廣曰：惠公之長子。○索隱曰：按戰國策，作東周武公。有五庶子，母適立。司馬翦謂楚王曰：正義曰：翦音子，不如以地資公子外，為請太子。左成曰：正義曰：楚臣也。不可周不聽，是

王維楨曰：此又一東西周也。吳澄曰：敬王四年，子朝奔楚，王雖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為周桓公。自此以後，東西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

惠公惠公之少子
班又別封於鞏以
奉王是為東周惠
公父子同諡於鞏
與成周皆在王城
之東故班之兄則
乃釐父爵居于王
城是為西周武公
以王城在成周之
西故自此以後西
有公東亦有公二
公各有所食而周
尚為一也顯王二
年趙韓分周地為
二二周分治之王
寄焉而已矣周之
分東西自此始九
年東周惠公卒子
傑嗣慎觀以上皆
在東報王立始遷
于西周即王城舊
都也史記云王報
時東西周分治今
按顯王二年已分
為二不待此時矣
前建都以鎬京為

西周對洛邑為東
周後二公封邑以
王城為西周對成
周為東周
按升菴云二周
鮑彪東萊俱有
考證亦不免訛
惟吳文正公二
周辨詳盡

公之知困而交疏於周也。正義曰：言以地資公子，答講為太子，周若不許，

是楚於周不如請周君孰欲立以微告，翦翦請余。交益疎。

楚賀之以地，果立公子咎為太子。正義曰：楚命翦翦

立誰以微言告於翦翦，令楚賀之以地，周果立咎。為太子也。此以上至西周武公，是楚令周立公子

咎為太子也。八年秦攻宜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韓城

縣東十四里，即楚救之而楚以周為秦，故將伐之。

索隱曰：宜陽，韓地，秦攻而楚救之，周為蘇代為周。

說楚王曰：何以周為秦之禍也。索隱曰：蘇代為周

周為秦，周實不為秦也。今王責周，言周之為秦甚。

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謂周秦也。索隱曰：周秦

周而外，時於周故當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

為秦取周之精者也。正義曰：解音紀，買反，代言周

解免，周必親於秦也。是為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

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正義曰：代言為王

善之，周不親亦言善之，楚若善周，周必疏於秦也。周絕於秦，必入於郢矣。

正義曰：郢，楚都也。楚既親周，秦必絕周，秦借道兩

親楚矣。以上至八年，蘇代說楚合周，秦借道兩

周之間。正義曰：上借音精，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

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正義曰：厭，鳥滅

索隱曰：周君，西周武公也。時王叔微弱，不主盟會，寄居西周耳。何不令人謂韓公

叔曰：徐廣曰：一作何應劭曰：氏秦之敢絕周而伐

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正義曰：質

音竹利反，使音所利反，質使今公子及重臣等往

楚為質，使秦疑楚，又得不信周也。質平敵不相負

會丁巳巳平水 卷四 周本紀 三

按一本註云此皆史獻教周君謂韓出地又謂秦必無辭今周不受故曰是受地于韓既不畏韓听于秦亦不畏于秦也

光緒曰惡往意不欲往也

禮余有丁曰天王狩于河陽義舉也春秋猶且惜之掩然居其國而召其君令致韓師以求免紀綱紊亂莫此為甚

按徐廣註引戰國策一段今本所無

禮在潘曰蘇代說韓始揚之皆蘇誘之利反得高都非舌辨之士故未易能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一

也。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疆

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

而令周不受。正義曰：又謂秦曰：韓強與周地，今秦

而不受韓地也。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索隱曰：此史

周地使質於楚，令秦疑楚不信周。秦召西周君，西

周君惡往。故令人謂韓王曰：索隱曰：按戰國策云

秦召西周君，將以使其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

於南陽。周君將以為辭於秦。索隱曰：高誘註：國策

辭，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

矣。正義曰：南陽，今懷州也。杜預云：在晉山南。以上

至秦召西周君，是西周君說韓令出兵河南謀

也。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為東周說韓王曰：

正義曰：為音干，偽反。及或人為東

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韓按兵

不出，伐東周而東周甚媿。韓之恩德也。而西周之寶必可以盡矣。正

曰：韓出兵助西周，雖不攻東周，西周媿其佐助。寶

器必盡歸於韓，以上至東周與西周戰，是或人說

韓令無救。王報謂成君楚圍雍氏。徐廣曰：陽翟，雍

西周也。韓兵入西周，西周令成君辨說秦求救。當是說

此事而脫誤也。索隱曰：如徐此說，自合。當改而

註結之，不合。與楚圍雍氏連註。正義曰：雍音於

恭反。括地志云：故雍城在洛州陽翟縣東北二十

五里。故老云：黃帝雍作杵。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毋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徐廣曰：新城縣，高都城也。索隱曰：高誘云：高都，韓邑，今屬上黨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都城，一名都。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周本紀

光緒曰是告楚病猶以飢疲告之也
許相卿曰是時周已折于秦而小韓故欲以整高都得周而絕秦絕秦則周折周折則韓重代之策相國以是夫以是夫

按說山訓云楚王有百機王自射之則後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後擁社號矣幽通賦曰養由射而後號是也
劉黃裳曰先舉其善射乃不然之詞後可教射正欲正其射耳

都城在洛州伊闕
周君曰子苟能請以國聽子代

見韓相國曰漢書百官表曰相國秦官駟謂韓亦有相國然則諸國共做秦也○索隱

日相國公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

楚病也正義曰謂楚兵弊弱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

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索隱曰止也代曰

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

周亦已多矣正義曰言幸甚也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

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

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為不與相

國曰善果與周高都正義曰以上至楚圍雍氏是蘇代為東周說韓令不徵甲

而得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并師武

徐廣曰扑一作什戰國策北取趙蘭離石者地理志曰

西河有趙蘭離石二縣正義曰蘭音力刃反括地志云離石縣今石州所理縣也蘭近離石皆趙

二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

攻梁正義曰謂伊闕塞也在洛州南十九里伊闕山今名鍾山鄴元注水經云兩山相對望之

若闕伊水歷其間故謂之伊闕梁破則周危矣君按今謂之龍門禹鑿以通水也

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

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

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

由基怒釋弓搯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

能教子支左誦右也索隱曰按列女傳云左手如

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又越絕書曰夫去柳葉百步

周本紀

光緒曰撥子反也鉤矢鋒屈也陸深曰武安君杜郵之禍蓋基之於善息矣許應元曰稱病不出卒成社郵之禍所謂有天命者天亦厭之

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索隱曰言不以其善而且停息

息止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也

盡息索隱曰息猶奔言并奔前射今破韓魏拊師武北取趙蘭

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

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弃公不如稱病而無出正義

日以上至三十四年是蘇厲為周說白起無伐梁也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

徐廣曰一作厄○正義曰司馬彪云華陽亭名在密縣秦昭王三十三年秦背魏約使客卿胡傷擊

魏將芒卯華陽破之六國年表云白起擊魏華陽芒卯走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四

十里是按馬犯見秦破魏華陽馬犯謂周君曰請

約懼周危故謂請梁城周也索隱曰華陽地名司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秦昭王三十三年秦背魏約使客卿胡傷擊魏將芒卯華陽破之是馬犯見秦破魏約懼周危故謂請梁城周而設詭計也

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正義曰馬犯周臣也

乃說梁王曰秦破魏華陽之軍去周甚近周犯請

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索隱曰圖謀也犯謂梁王

我方入鼎於王王當謀救接已也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正義

曰戍守也周雖未入九鼎於梁而因謂秦王曰正義

梁信馬犯矯言遂與之卒令守周王若不信試出師於境以觀梁王之變也梁非

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

又謂梁王曰正義曰馬犯說秦得秦出兵於境又重歸說梁王也周王病甚

矣犯請後可而復之索隱曰按戰國策甚作瘡犯請後可而復之者言王病愈

所圖不遂請得在後有可之時以鼎入梁也○正

義曰復音扶富反復重也秦既破華陽軍今又出兵境上疑梁取周後可更重請益卒守周乎今王

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

為周城以匿事端索隱曰梁實圖周九鼎且外遣卒戍周和合秦舉兵欲侵周梁

不救周是本無善周之事止是欲周危而取九鼎

故諸侯皆心不信梁矣故不如匿事端使卒為周

城正義曰既諸侯生心不如令卒便為築城以

隱匿疑伐周之事端絕諸侯不信之心梁王遂使

侯周解諸梁王曰善遂使城周正義曰以上至四

梁王為周索隱曰梁實圖周九鼎且外遣卒戍周和合秦舉兵欲侵周梁

築城也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謂周最曰索隱曰

音詞喻反周公不若譽秦王之孝因以應為太后

養地徐廣曰地理志云應今潁川父城縣應鄉是

王母宣太后芊氏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

殷時應國在城父按應城此時屬周太后秦昭王

母宣太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善周君必以為

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正義曰客謂

與秦交善是最之功也與秦交惡勸周君入秦者

周最今必得勸周君之罪也以上四十五年是周

客說周最令周君以應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

為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聲畏天下天

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獎於周合天下於齊

則秦不王矣天下欲獎秦勸王攻周秦與天下獎

則令不行矣正義曰令音力政反秦欲攻周最說

地狹少不足利秦國王若攻之乃有攻天子之聲

而令天下以攻天子之聲畏秦使諸侯歸於齊秦

兵空獎於周則秦不王矣是天下欲獎秦故勸王

攻周令秦受天下獎而令教命不行於諸侯矣以

王整曰以君求善守臣而以應為太后養地是策雖善非大道也夫始裂地以封之終割地以媚之雖秦之周上哉實召侮者周耳

增素黃曰當戰國時王綱不振區區以天戎之秦敢于召周又敢于攻周上下之分蕩然矣周最說素王言攻周之利害而不言天王不當攻之義是習于戰國之俗者也

按戰國策作留其行注留不進也此還字恐是遲字之誤宋本作還

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正義曰言秦之輕

相國重相國亦未

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正義曰言秦之輕

知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為王

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

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以收齊徐廣曰一作最是

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正義曰按周聚事齊而和

又得秦重是相國收秦周聚秦信周發兵攻三晉

正義曰三晉韓魏趙也以上至五十八年五十九

年秦取韓陽城負黍徐廣曰陽城有負黍聚○正

也負黍亭在陽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故周西周恐

倍秦與諸侯約從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孟

以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橫○正義曰按諸說

未允關東地南北長長為從六國共居之關西地

東西廣廣為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正義曰西

韓陽城負黍恐懼倍秦之約其諸侯連從領天下

銳師從洛州南出伊闕攻秦軍令不得通陽城

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漢

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正義曰謂

末官也○正義曰摎音糾虬反西周君犇秦

西周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昭王

之五十一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

一年宋忠曰西周武公○索隱曰非也徐以西周武公是惠

公之長子此周君即西周武公也蓋此時武公與

王赧皆卒故連言也○正義曰劉伯莊云赧是軒

赧帝王世紀云名誕雖居天子之位號為諸侯之

所役逼與家人無異名負責於民無以得歸乃上

臺避之故周人名周民遂東入秦取九鼎寶器而

遷西周公於戛狐徐廣曰戛音憚戛狐聚與陽人

新城之間○索隱曰西周蓋武公之太子文公也

武公卒而立為秦所遷而東周亦不知其名號戰

王應麟曰韓非子云周去秦為從其年而滅衛離魏為衛半載而亡是周滅于從衛亡于衛也

王敷金曰須合諸侯言之義始盡

曾子已平本

周本紀 三九 參來官義

按此紀或煩詞或簡語或倒說或直叙或出已見或引成書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王鑿曰此下當有缺文不應如索隱註

國策雖有周文君亦不知滅時定當何主蓋周室衰微畧無紀錄故太史公雖考衆書以評其事然二國代系甚不分明正義曰括地志云汝州外古梁城卽愚狐聚也陽人故城卽陽人聚也在汝州梁縣西四十里秦遷東周君也梁亦古梁城也在汝州梁縣西南十五里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按愚狐陽人傷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日周比之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穀城在洛州河南縣西北十八里苑中河陰縣城本漢平陰縣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十三州志云在平津大河之南也魏文帝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皇甫謐曰改日河陰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周凡三十王八百六十七年○索隱曰既盡也日食盡曰既言周祚盡滅無主祭祀○正義曰按王赧卒後天下無主三十五年七雄並爭至秦始皇立天下統一統十五年海內咸歸於漢矣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

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

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徐廣曰一作杜秦滅周漢興九

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

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瓚曰汲冢

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于魏後

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為後疑

嘉是衛後故比子南而稱君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周承休城一名梁雀鳩在汝州梁縣東北二十

六里帝王世紀云漢武帝元鼎四年東巡河洛思

周德乃封姬嘉三千戶地方三十里為周子南君

以奉周祀元鼎三年嘉弟昭進爵為承休侯在此

城也平帝元始四年進為鄭公光武建武三年封

姬觀為衛公顏師古云子南其封邑之號故總言周子南君按自嘉以下皆姓姬氏著在史傳瓚言子南為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徐廣曰自周亡乙辰恐非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徐廣曰自周亡乙辰恐非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徐廣曰自周亡乙辰恐非

劉知幾曰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潤繁無復體辭自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矣

索隱述贊曰：后稷居邠，太王作周，丹開雀錄，火降烏流，三分既有八百，不謀蒼兕，誓衆白魚，入舟，大師抱樂，箕子拘囚，成康之日，政簡刑措，南巡不還，西服莫附，共和之後，王室多故，壓孤與謠，龍釐作蠱，頽帶掛禍，實傾周祚。

蘇子古史曰：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余讀詩書，歷觀唐虞，至于夏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墾，斲土鏹，土墾三尺，茅茨不剪，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君子有白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求周之文，而未至，非所以為法也。

史記評林卷之四 終

田中篤實同校

